

完縣新志

傅增湘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印行

完縣新志

胡適署



凡例

一門類 省府所頒修志門類不過略示準則並非強各縣葫蘆依樣也作槓今參以新

意分別改隸並增民間傳說重要案件兩項至關隘外僑爲完縣所無故付闕如

二訂正 本編對於以訛傳訛之處特爲考訂例如孤山即都山豆山白崖即蒲陽下叔

之叔即蘇水之蘇夏屋即寡婦夏復女神有廟因龕主姓名而訛太子稱菴並非丹朱

劉濟所泣皆見疆域門爲馬壽堂所撰略舉數端其他可知矣至舊志名縣爲邑名府爲郡名知縣

爲令知府爲太守人物稱公而不稱名孝子烈婦冠於傳首早爲通人所譏作槓今一

加以改正並撰木蘭時地考二千餘字藉闢宋代至今之謬說

三撰人 歷來方志均列總纂分纂等姓名於首而不分別爲某人撰某門至在任之人

僅作一序並未筆削全稿甚有全未寓目者亦稱總纂殊非核實之道惟後任人員對

於修志之事繼續督催克底於成亦何得謂爲無功此段玉裁所謂成人之美至可感

也本編馬壽堂長齡撰疆域全篇及職官人物劉子琴如桐周進賢占闕撰氣候人口

實業鄭玉符

懷珏

撰行政藝術著述金石大事記軼聞劉子琴

如桐

撰教育民間傳說

陳慕韓

振琦

撰金融劉琢之

玉田

撰物產民生概況禮俗歌謠方言重要案件並由

玉

田核閱各門一次至覆核全稿加以硃筆點竄者則

作槓

也人物全是另立新目更張

尤多

序一

以作者年月
先後爲次第

吾國方志發源於晉宋

有謂爲漢者究
不如晉宋之確

而盛行於今綜其時期可分爲三晉及劉宋純重

地理趙宋以來兼及人物明及清初無一縣無志體裁皆仿一統志此爲一統志例推行時期清嘉慶章實齋惡其蕪雜毅然以修史之法用之於修縣志其文史通義外篇詳哉言之後有作者率奉爲圭臬雖間有變通而大體弗易此爲史例推行時期今則入第三期矣中外交通不獨政法經濟及一切科學堪資採擷其哲學文學史學等亦足補吾國之所短正史應否仿西例既待商榷方志之例如何迄今尙無定論以余思之約有三端一曰演進新史學注意於文化之遞嬗方志何能外斯例教育禮俗等項皆有其變遷之跡及其所以然舊志僅具崖略而於八景再三咏嘆未免輕其所重而重其所輕今釐其弊則在編年與統計俾演進情形可按卷而得或謂吾國史籍正史編年紀事本末三種而已正史人各爲傳編年始於春秋而涑水通鑑繼之紀事本末與西史相類方志列傳似正史分門敘述略似紀事本末而實則近於通考今忽責以編年無乃迂而不切乎應

之曰民國元年聞諸吾師章太炎先生云春秋功在萬世不惟譏世卿開戰國以後布衣卿相之局而已其編年爲後世所則倣足與國民以深切之歷史觀念印度於佛之出世竟有數說不能確知其年月歷史觀念薄弱所以見滅於英人也

以上章先生說

方志雖不能學

通鑑之編年而於所分各門務必大書時代以誌弗諉惜舊志茫昧每事多無年月可考今應變通辨法有年月者仍之無年月者姑付闕如惟新增則必詳載勿佚大事記年月尤關重要廿四史首列本紀爲編年體大事記之應編年亦即此義民國以國民爲主體何嫌於因襲專制時代之本紀乎至統計內仿史記各表外仿泰西成規無俟贅言特近人所修新志僅注重統計而不留意於編年爲一大缺陷此僕所以執筆徬徨而不能已於言也余嘗讀汪中廣陵通典矣年月昭晰事實融貫質言之乃廣陵大事記耳縣志分門取於橫此典則不分門牟尼一串联諸豎若縣志各門類皆繫以年月記載家何難薈萃而作一縣通典哉二曰平凡正史所載皆勳業彪炳之人方志則旁及好施予等事此即平凡之意古人視爲無聊近代反之尙當推廣凡有一行可取一長可稱者均載入惟

節婦一項頗有謂應刪削者

實有此人姑諱其名

其言曰孔子作孝經而不言守節故孔氏三代出

妻爲後世離婚之濫觴

孫總理所言各德亦不及節字縣志何能再提倡守節余以爲

吾國婦女受束縛爲不可掩之事實物極必反解放之說遂興如因此而遂刪削舊志節烈則大爲不可婦女值強暴寧死不辱此爲爭自由時無論古今地無論中外靡不重之至平時守節不願嫁固爲舊禮教所薰陶然各行其是聞者稱焉修志者對於舊志節烈認爲時代使然而於近日之不守節者亦不加以詆譏斯兩得之余著讀書識餘有名賢之母改嫁一段此所謂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也以外則細民實業農村情狀方言歌謠民間傳說舊志視爲平凡不載一語者今皆應齟齬敘述各縣新志多缺民間傳說一項蓋不知其重要劉序已詳言之矣三曰財政古今中外學說以解決生計爲惟一問題而人民生計與國家財政地方財政均有息息相關之處正史而不注意於財政是謂無識縣志亦何獨不然陸隴其靈壽志吳肇甫深州風土記賈佩卿鹽山新志均知此意然吾猶嫌其缺而不備也

歟縣

數年前每歲令納稅捐六百萬餘圓近亦在三百萬圓以

上此學生來平所言余答以修縣志時須請秉筆諸公將每歲納稅捐之數列表詳載今接閱冀縣征糧征兵征車提欸各表實獲我心蓋人民所納者與大局有密切之關係一爲詳載則展卷者可知某年大局如何不待煩言而已瞭然於胸矣此縣志與國史相聯屬之處操觚者何容漠視以上三端爲修新志之重且大者細目恕不詳論余姑名此期爲新史學推行時期一曰民衆加入縣志時期未知世之君子以爲何如民國十八年六月余署完縣適值

省府通令修志縣紳劉君琢之以舉人歷任安徽繁缺解組歸來深以縣志經清雍正辛亥後即未重修忽忽二百餘年文獻缺畧甚爲惋惜余因敦請擔任此事磋商數次設置修志委員會派員採訪十九年九月余卸篆臨行時劉紳尙以修志爲問余謂可以相助二十年冬劉紳來函請余總纂余思清乾隆時段玉裁權篆富順謂旣非實缺不過信宿逆旅耳將何以遺縣民故盡力於修志一事志甫成而段去任矣光緒時余澤春權篆貴州省古州編纂州志未幾去任旋以知府需次雲南仍攜志稿自隨旣成書寄其門人陸

鴻漸屬陳於官而刊行焉兩公權篆未久尙如是其殷殷去任後且以修志爲事余署完
 一年三閱月爲時較久可於修志而不一究心乎當即應諾今年三月三日劉紳攜志稿
 來平余正染猩紅熱延及全家姪男姪女皆殤悲悼無暨病榻中尙執此稿乘神志清爽
 時加以點竄七月舍弟云凡又染血痢延醫購藥需余料理以是對於修志又未免延遲
 今值酷暑揮汗沾毫更定門類整理文字按日程功始於八月底告竣年久事湮諸未賅
 備如求其詳應俟來哲民國二十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前署完縣縣長開縣彭作楨序於
 北平宣內油房胡同門牌二十七號寓所

作楨按此書王璋王源王俊王欽王倬王安王綸王禮王三錫王淑王鑰王彬王問王
 溥王信王麟王澤王珂王輔王光祖王清王吉王禎王寂王經王之佐王璽王相李籍
 李錦李真李秉衡李陽李煥李楨(本書即有二人)李煒李素李敬李深李英(本書即有
 二人)李榮李端李贊李舉李相李勉李繪李僧李銓李俊李邁李秀山李衡李崇李厚
 李驥李傑李莊張亨張政張翊張充張炳張瑤張璇張泰張輔(本書即有二人)張
 紳張縉張暉張昱張節張隆張英張楷張騰張助張述張濟張英劉亨劉淮劉煥劉琢
 之名玉田劉文劉儼劉秉劉濬劉欽劉正劉金劉衡劉斌劉俊劉浩劉幹臣(本書即有
 二人)高舉高貞石永石榮陳善陳章陳言陳中陳環陳璋陳級陳九疇馬欽馬光趙英
 趙昶趙桐趙椿趙璋趙欽趙璧黃鐘黃錦楊思楊綱楊鑑馮璧馮蓉周濟田子實徐行
 譚煥章唐華封韓綱一百三十伍人與古人或今人同姓名已採入拙著同姓名大辭

典冊以外確有十餘人亦有同姓者因稿件堆積未能檢出擬於暇時有同姓另印一冊名曰古今同姓名完縣百卅伍人錄庶仕完者及完之先哲時人因有同姓另印一冊或亦聞幽啟潛之一道歟增加之數應俟付印時確定如他日不能另楨附記者顯或亦在同姓名大辭典內檢查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二日午刻彭作楨附記

序二

完縣志自清雍正辛亥重修後迄今二百餘年矣缺焉弗續余有志纂述奈服官皖省無暇拈毫民國十六年解組歸來值

省府屢催各縣續修十八年夏彭前縣長蒞任乃商定組織修志委員會派員採訪彭前縣長擔任總纂採訪未畢即卸任二十年冬余與同仁馬壽堂鄭玉符劉子琴周進賢等分撰各門並將全稿由余核閱一次嗣以方志乃千秋之業未可造次函詢彭公能有餘閒修改完縣新志否旋得覆應允二十一年春余携全稿赴平面交彭公及家屬正染時疫臥榻之上不忘此書八月下旬書始告成歷時三載稿件層疊而始有今日蓋著述若斯之難也全書綱領一疆域二行政三教育四文獻五食貨六風土七故實而以叙錄殿其末附圖六表五十五影片五爲卷凡九另編完縣文徵一書不雜廁新志中或謂歷覽方志不曰疆域即曰地理從無有二名並列而強爲區分者今奉

省府頒到徵集各縣志料門類首疆域次地理似可歸併爲一應之曰余揣並列之意疆

域就輪廓而言地理則就有條理而言並列亦未嘗不可或又謂區域叙縣治及各機關

之所在城廂概況全縣區數各區村鎮名稱在從來志例則特立建置門

省府疆域門內有區域小目而

無建

置應之曰王湘綺衡陽湘潭兩志有建置而桂陽州志則並入他門本編附疆域內惟

疆域之後不復更列地理取其便於省覽耳又

省府所頒氣候列爲專門本編仿余澤春易順鼎古州廳志之例亦入疆域

新地理課本皆附氣候

合散爲整古人著述之定例也疆域既定而政治興焉人口爲庶政所從出自成周以來

名臣碩儒詳哉言之泰西尤爲縝密而新舊各志多標名賦役失其義矣

王湘綺三志尤不免此

省府所頒人口列專門而無所附屬茲特列入行政門組織之後財政之前庶幾條理井

然教育本可隸行政

新舊各志多有

惟此後救國大業專恃教育特立一門以示尊崇且事務較

繁亦非數紙所能昭晰古人著述以附庸而稱大國者多矣事實使然何足深訝人物包

括鄉賢名宦此吾國方志舊規章實齋已言其不當而尙嫌未盡官吏在吾縣如有善政

無論其昔日在籍及歸田後行爲如何均應詳載其無善政也即使居鄉時文如班馬孝

如閱曾亦祇由其本籍之縣志載之而服官之縣可付闕如此不特服官之縣無從查其

素行也即使能查矣而爲一縣之官吏所重在政不在素行豈可與鄉紳相混哉

載素行亦係附

帶而最重處仍在政

故職官另列一目不入人物內其主旨並非尊職官而實用以限職官俾宰是

縣者知在任無善政僅列名於表內如點卯簿而已安得不自策勵乎

去任之人現尙生存雖有善政暫不

登載亦史例使然

本編行政門職官載外籍之人文獻門人物載本縣之士即是此意人物範圍

較寬凡居鄉有德及服官外省有政聲者或一人而兼有上二端者均入之在完言完例應如此而或者譏爲廣泛謬矣至長於藝術者亦人物之一附入此目不特立一門焉物產實業金融

省府所頒分爲三門茲以食貨統之俾免零碎風土加民間傳說頗有疑其不經者不知

吾國西周以前之史事半出國史半採民間傳說

如孟子所載使舜完康浚井伊尹割烹要湯等

即以東周史事

論一事也諸子錄均詳略互異

如伯牙鍾子期事雜見於荀子呂覽秦策史記等類

或牴觸其時代亦有參差此皆

著者得自民間傳說使然秦漢以來正史駢羅然每有正史未列流而爲小說者亦有採

小說入正史者

如晉書採世說及搜神記之類

其小說均由民間傳說而來始也採民間傳說入小說繼

也民間讀小說更傳說於無暨亦有民間傳說始終未採入小說者亦有採入小說而其書不傳者太史公謂百家言黃帝又不雅馴百家言者言民間之所言也民間所言隨時代爲變遷使歷朝有人勒爲專書可以見其時人民之思想而不以事跡有無爲例專制時代崇拜皇帝清季民間多言明太祖微時驅遣鬼神等事當是明遺民造作以傳於今者安得不謂之有種族思想乎孟姜女王昭君梁山伯三人事跡其原籍及經過地之方志均載之近人曾詳考歷朝說部戲劇隨時多方緣飾俾三人迄今猶騰播於婦孺之口由此而知一國之政治法律禮教風俗均不外此隨時緣飾之例矣倘使各縣新志皆立民間傳說一目再有人薈萃各志中民間傳說成一巨著吾國普通人民之思想可於此而得其大凡在上者因以獲施政之方針社會學及文學家亦大感興趣豈能以其傳說不盡真實而加之屏斥哉故事門易名故實俾便收入金石茲并增重要案件與前條適成爲反對一通於虛一徵諸實而有用則一國史所載皆大事方志亦搜羅縣政今始採

及平凡然從無載民刑案件者意以爲民間訴訟何足當大雅之一顧不知國者民所積無民斯無國民事或雅或俗均不容漠視况案件與政法有密切關係乎本編錄特別各案足以爲鑑者而瑣碎訟事不與焉以言實益約有三端一案之破獲必有其因後之臨民者可以叅酌二劇盜於全縣治安有關錄其始末俾人民異日知所預防三案件千態萬狀每出人思想之外擇要錄之足覘民俗夫小說所載奇案故爲詭譎通人嗤之以鼻若各縣能依據檔案編入縣志豈不信而有徵乎近代每演玉堂春一劇此事山西洪洞縣署有明代卷宗可查民國年間被人抽取今遂不見使早景印入縣志何至考戲劇本事者失此真實材料以上所述自知陋劣世不鮮魁儒碩士能賜教以資匡救乎則裨益志例良多矣民國二十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前安徽潛山縣知事完縣劉玉田序

序三

余於民國十九年九月奉省令承乏是邦彼時正值匪亂初平諸待善後巡視各區詢民疾苦至次年春與此邦人士談及縣志始悉完縣縣志自清雍正十年後迄今並未續修歷任縣長均有續修之意或因在任未久不遑及此或因經費支絀中道而廢以致文獻無徵一代掌故無所稽攷良可惜也適奉 省府通令督修各縣縣志當即聘請劉琢之馬壽堂鄭玉符劉子琴周進賢諸君子分任其事并假義倉後院北房三楹爲編輯室指定各村小學教員爲採訪專員於是諸君子聚集一堂昕夕從事雖在夏日炎天揮汗如雨不稍停息而以琢之玉符壽堂子琴諸公編輯爲尤勤苦并由琢之先生總其成余每於公餘之暇過往一談輒見左圖右史提槩懷鉛如是無間者數月會余於本年十月間調省臨行之際諸君子送別猶惓惓以此事爲念至二十一年春果如期脫稿并請前縣長彭公作楨担任總纂略爲潤色於二十二年秋始告蒞事由是觀之事無鉅細在力行與否縣志乃一邑史乘所有景物之變遷政教之沿革與夫經濟狀況文化盛衰胥載於